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上古音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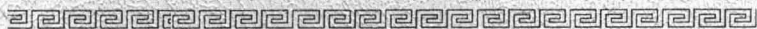
李方桂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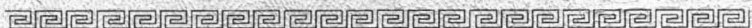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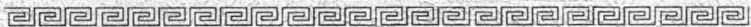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上古音研究/李方桂著.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ISBN 978-7-100-09997-4

I. ①上… II. ①李… III. ①漢語—上古音—研究 IV. ①H1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17662 號

所有權利保留。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 1980 年版排印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上古音研究
李方桂 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務印書館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ISBN 978-7-100-09997-4

2015年7月第1版 開本 880×1240 1/32
201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張 4 插頁 1

定價: 15.00 元



李方桂
(1902—1987)

出版說明

百年前，張之洞嘗勸學曰：“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是時，國勢頹危，列強環伺，傳統頻遭質疑，西學新知亟亟而入。一時間，中西學並立，文史哲分家，經濟、政治、社會等新學科勃興，令國人亂花迷眼。然而，淆亂之中，自有元氣淋漓之象。中華現代學術之轉型正是完成於這一混沌時期，於切磋琢磨、交鋒碰撞中不斷前行，涌現了一大批學術名家與經典之作。而學術與思想之新變，亦帶動了社會各領域的全面轉型，為中華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

時至今日，中華現代學術已走過百餘年，其間百家林立、論辯蜂起，沉浮消長瞬息萬變，情勢之複雜自不待言。溫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來者。“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之編纂，其意正在於此，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收納各學科學派名家名作，以展現中華傳統文化之新變，探求中華現代學術之根基。

“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收錄上自晚清下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大陸及港澳臺地區、海外華人學者的原創學術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體兼及其他，涵蓋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法律 and 社會學等眾多學科。

出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為本館一大夙願。自一八九七年始創起，本館以“昌明教育，開啓民智”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華現代學術史上諸多開山之著、扛鼎之作；於中華現代學術之建立與變遷而言，既為參與者，也是見證者。作為對前人出版成績與文化理念的承續，本館傾力謀劃，經學界通人擘畫，並得國家出版基金支持，終以此叢書呈現於讀者面前。唯望無論多少年，皆能傲立於書架，並希冀其能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共相輝映。如此宏願，難免汲深綆短之憂，誠盼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共襄助之。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凡 例

一、“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收錄晚清以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為中華學人所著，成就斐然、澤被學林之學術著作。入選著作以名著為主，酌量選錄名篇合集。

二、入選著作內容、編次一仍其舊，唯各書卷首冠以作者照片、手迹等。卷末附作者學術年表和題解文章，誠邀專家學者撰寫而成，意在介紹作者學術成就，著作成書背景、學術價值及版本流變等情況。

三、入選著作率以原刊或作者修訂、校閱本為底本，參校他本，正其訛誤。前人引書，時有省略更改，倘不失原意，則不以原書文字改動引文；如確需校改，則出脚注說明版本依據，以“編者注”或“校者注”形式說明。

四、作者自有其文字風格，各時代均有其語言習慣，故不按現行用法、寫法及表現手法改動原文；原書專名（人名、地名、術語）及譯名與今不統一者，亦不作改動。如確係作者筆誤、排印舛誤、數據計算與外文拼寫錯誤等，則予徑改。

五、原書為直（橫）排繁體者，除個別特殊情況，均改作橫排簡體。其中原書無標點或僅有簡單斷句者，一律改為新式標

點,專名號從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書篇後注移作脚注,雙行夾注改爲單行夾注。文獻著錄則從其原貌,稍加統一。

七、原書因年代久遠而字迹模糊或紙頁殘缺者,據所缺字數用“□”表示;字數難以確定者,則用“(下缺)”表示。

目 錄

上古音研究	1
中古音系	5
上古聲母	9
上古的介音	20
上古的元音系統	26
上古的韻尾輔音及四聲	31
上古韻部的各別討論	35
(一)之部	36
(二)蒸部	38
(三)幽部	39
(四)中部	42
(五)緝部	42
(六)侵部	44
(七)微部	45
(八)文部	47
(九)祭部	49
(十)歌部	52
(十一)元部	53
(十二)葉部	55
(十三)談部	56
(十四)魚部	57
(十五)陽部	59
(十六)宵部	60
(十七)脂部	63
(十八)真部	65
(十九)佳部	66
(二十)耕部	68
(二十一)侯部	70
(二十二)東部	71
總論	73

參考著作選目	77
幾個上古聲母問題	83
中國上古音聲母問題	93
李方桂先生學術年表	高永安 102
《上古音研究》述要	高永安 109

上古音研究

1968年夏天我在臺北臺灣大學講了六次上古音的問題。這不過是粗枝大葉的講演，是一個尚未十分肯定的假想系統。我在美國華盛頓大學也講了十幾年的上古音韻，每次講演也都有不少更改的地方。現在我想把那年夏天的講演稿整理出來。那雖然仍是一個未定稿，可是也許可以啟發對這方面有興趣的人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這裏面的問題很多，上古音系裏有許多枝節問題都暫時避免討論，有許多假想仍要更多的材料去證實。

上古音是漢語歷史的一部分。想對漢語的歷史有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我們不得不知道上古音系是怎麼樣。這個問題在中國早就有人注意到，所以顏之推（《家訓音辭》篇）就說“古語與今殊別”。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定一個當時通用的標準音，所以他要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為之折衷。這也是《切韻》的宗旨。他並沒有想考定古音。一直到陳第（《毛詩古音考》自序）才更透澈的說：“蓋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可是一直到現在我們仍然以現代的國音，或者以別的現代方音去讀先秦的古籍。我們所以有這種不合理的辦法，一方面是因為上古音韻系統還沒有十分確定，另一方面是讀古書的人往往忽視古音的重要性。

清朝這一代可以說是對於上古音的研究貢獻最大的一個時

期。從顧炎武起經過江永、段玉裁、孔廣森、江有誥、王念孫等人的研究，把上古音的系統建設在一個相當穩固的基礎上。他們不僅是對上古音有興趣，他們還利用他們的上古音系去解釋先秦古籍裏許多訓詁、校訂文義的問題。他們對解釋先秦古籍的貢獻極為偉大，尤其是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王氏父子的《廣雅疏證》，《經傳釋詞》，《經義述聞》等。他們所以有許多新的見解的緣故，我想大部歸功於他們對於上古音有瞭解。近年來高本漢的《詩經集注》，《書經集注》等（參看 B. Karlgren: *Glosses on the Book of Odes*, BMFEA 14, 16, 18 [1942—1946], *Glosses on the Book of Documents*, BMFEA 20, 21 [1948—1949]）也有他的上古音系的背景。

談到上古音，我們不能不先簡短的介紹一下清代學者對於這一方面的貢獻。

（一）先秦古籍的用韻，尤其是《詩經》用韻的研究。他們把互相押韻的字歸到一組，叫做韻部，或簡稱部。例如風字雖然在《切韻》時代是東韻字，但是在《詩經》裏卻常跟心、林、音等侵韻的字押韻，而不跟別的東韻字押韻。所以他們就把風字歸入侵部裏去。用這個方法他們把古籍用韻的字分成若干部。最初顧炎武分十部，江永分十三部，段玉裁分十七部，江有誥分二十一部。後來夏忻又參考王念孫的意見分二十二部。從此看來他們的分部越來越細。不但分部細密，並且還可以從些例外的韻——所謂合韻——看出各韻部在語音上的距離。

（二）凡是古書裏押韻的字固然可以用系聯韻腳的辦法歸入各部，但是有許多字根本沒有押過韻。這類字怎麼能夠決定是屬於哪一個韻部呢？對於這個問題清朝的學者就利用諧聲字的研究來

解決。諧聲字的問題，宋人已發其端，但是最有貢獻的人是段玉裁。他成系統的把諧聲偏旁（所謂聲符）分爲韻部。他以爲同一諧聲偏旁的字在古韻裏同屬一部。比方說母、海、悔這類從母得聲的字同屬一個韻部，因爲這類字都跟之部字押韻。但是每字不入韻。因爲它也是從母得聲的字，所以不可歸入之部，因此不押韻的字也可以歸到押韻的系統裏去了。諧聲字所表現出來的系統大體與押韻系統相合。其中稍有差異的地方，似乎表示有些諧聲系統可能比押韻系統更古一點兒。

拿研究諧聲字所得到的結果跟研究《詩經》用韻的結果互相印證，這是一件很重要的貢獻。這兩方面的研究是根據兩種不同的材料，用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結果。能相合，能互相印證，這使我們對於韻部的分類更可相信。後來人討論上古音的時候，往往就把諧聲偏旁分別列出，凡從某某偏旁得聲的字就屬於某某韻部。雖然其中也有不少小的枝節問題，但是大體上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了。

（三）凡是研究上古音的人都拿《切韻》的系統（或稱《廣韻》，或稱《唐韻》）來作出發點，跟上古的韻部作一個比較，顧炎武雖然深歎今音（指《切韻》時代的音）行而古音亡，可是也不能不嚴遵《廣韻》的分韻。因此他們發現古韻屬一部的，到了隋唐的時候往往分成幾個韻。隋唐屬同一韻的，在上古音系裏得分入幾個不同的韻部。依照這種關係，他們可以從古韻和今韻（指《切韻》系統）的分合上得出一個上古音到中古音中間的演變的痕迹，看看上古音系怎樣演變成中古音系。這是他們的第三個貢獻，雖然他們的眼光和說法跟我們不一樣。

那時候他們認爲越古越好，越古越對。那是當時尊經重道的

看法，顧炎武拿《廣韻》跟上古韻部比較的時候，就有所謂《唐韻正》之作。後來江有誥也有《唐韻四聲正》。我們現在的看法當然不一樣，因為語音的演變是應有的現象，無所謂對不對。一時有一時的標準。我們既不該以今律古，也不該以古律今。

以上三項我覺得是他們對於上古音韻系統最大的貢獻。其他的研究如錢大昕對古聲母的意見，以及一般經學大師對於古籍的新見解，那都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如果就整個系統而言，我們仍然不能脫離以上三項的範圍，依然得用他們所供給的寶貴材料。

近三四十年來有許多音韻學者對上古音發生了興趣，尤其是自從高本漢把《切韻》用語音符號標出來以後。有些人也想用語音符號去擬測上古音。這在音韻學上是一個大進步。用語音符號去定上古音是比較細密的工作，比從前只用韻部、聲類等的區分法要詳細，但是也因此發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在這方面有貢獻的中國外國都有（詳見參考著作選目）。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各人的意見，採取他們對上古音系有啟發的地方，綜合起來提出一個假想系統，看它是否可以解釋各種分歧的現象，滿足各方面的要求。最初擬測上古音的時候各人的意見很不一樣，現在我想雖然仍有異見，但是大體有漸趨一致的傾向。這個時候作一個檢討，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

此外有些新方向對研究上古音系也很有用處。

（一）借字的研究。如果有相當數目的借字不管是從哪國來的，只要是秦漢時代或更古的借字都可以對上古音的擬測有幫助。蒲立本（Pulleyblank, 1962—1963）就利用不少這方面的材料來考訂他的上古音。我也曾經研究過古代台語 Tai 的借字問題（1945）。這類字可惜都不甚多，不容易拿來作成系統研究的根據，只能作零星

的考訂及印證而已。但是仍有啟發性，其用處仍不能否認。

(二)漢語與別的藏漢語系的語言的比較研究，這是將來發展漢語上古音系的一條大路，也有不少人嘗試，如西門華德(Simon, 1930)，謝飛(Shafer, 1940, 1941, 1944, 1950)，施立策(Sedláček, 1962, 1964, 1967)等。可是這種工作一直到現在還只是初步的，還沒有十分肯定的結論。我們現在可以應用的也不過少數比較可靠的例子拿來作上古音系的印證而已，還沒有作到成系統的擬測藏漢語系的原始語音系統。

(三)經籍異文假借與漢代的聲訓。用這種材料來考訂上古音的近似音值。中國學者有不少人走這條路。假借與諧聲字也不易分開。近年來外國學者也有貢獻。這類工作雖然對上古音值有所啟發，但是也不能成系統的擬測古音。聲訓漢代最為流行，也有不少可以啟發上古音的考訂的地方。

就現在的階段而言，能成系統的考訂上古音系的方法仍然要依據前面所提到清代學者的研究：(一)古韻的分部(二)諧聲字的系統(三)上古韻部與《切韻》的比較，以明瞭音韻的演變。如果把前人所得的材料重新考察一下，仍有擬定一個新系統的必要。

中古音系

中古音系就是指《切韻》音系而言。研究上古音不能不拿《切韻》音系來作根據。顧炎武雖然想拿《詩經》三百五篇來作古人的韻書，但是在討論上古音時仍不得不依據《廣韻》。所以他說(《音學五書》答李子德書 7a)“故吾之書一循《廣韻》之次第而不敢輒

更”。近年來關於《切韻》音系的書或者文章也不少(詳見參考著作選目),不過我只採用高本漢所擬的系統,因為他的系統已普遍被採納,而且有工具書可供檢查。

這裏所採用的高本漢的《切韻》音系稍有更改。一方面是為印刷方便起見,語音符號變更,如吐氣符號一律改為-h-,三等韻的介音-i-改為-j-等。一方面《切韻》有不同的韻而高的寫法不分的,如脂-之兩韻都寫作 i, 佳-夬兩韻都寫作 ai。為區別起見脂寫作 i, 之寫作 i̇, 夬寫作 ai, 佳寫作 ai̇。還有三等韻的重紐部分,高也不分,現在重紐三等如喬寫作 gjäu, 四等如翹寫作 gjäü, 三等如丕寫作 phji, 四等如緝寫作 phi 等。如此《切韻》裏一切的區別都可以反映出來。

另一方面對高擬定的中古音值稍有更正。這因為對於上古音的擬測有關,不得不改。

(一)《切韻》系統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高認為是吐氣的,馬伯樂認為是不吐氣的。近年來對於這個問題也有不少的討論。至少在《切韻》時代濁母吐氣與否不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因為只有一套濁母,這也跟普通藏漢系的語言如西藏話的情形相同。但是高本漢認為濁母是吐氣的,所以引起他在上古音系裏另立了一套不吐氣的濁母,我覺得這是不必要的,他以為不吐氣的濁母,後來在現代方言裏有變成吐氣的(如客家話,或北京話的陽平字等)在音理上不易解釋。他的理由並不充足,所以我們認為《切韻》的濁母,塞音或塞擦音,都是不吐氣的 b-, d-, g-, dz-等。

(二)知徹澄娘等母高本漢以為是舌面前的塞音及鼻音 \hat{t} -, $\hat{t}h$ -, $\hat{d}h$ -, \hat{n} -. 羅常培根據梵漢對音把這些聲母擬為捲舌音 retroflex 或 supradental。就《切韻》音系的聲母分配情形來看,“知徹澄娘”等母跟照-穿-牀-審-等捲舌音很相似,都可以在二等韻母前

出現，也可以在三等韻母前出現。但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照、穿、牀、審、日等母只能在三等韻母前出現。如果知徹澄娘等母是舌面前的話，我們看不出來爲什麼跟同是舌面前的塞擦音的分配這樣的不一致。

再者，依高本漢的學說知徹澄娘跟照、穿、牀、審都是從上古的舌尖前音，受二等韻母的影響變來的，我們也找不出適當的理由去解釋爲什麼二等韻母對於一種舌尖前音使它變成舌面前音如知徹澄娘等，對於另一種舌尖前音使它變成舌尖後音如照、穿、牀、審等。這種不同的演變在音理上也不易說明。因此我們決定把知徹澄娘等母認爲是捲舌音，寫作 t-, th-, d-, n-, 以與照、穿、牀、審 ts-, tsh-, dz-, s- 相配合。

現在把中古音系裏的聲母韻母列表如下，以便與高本漢的系統對照。

(一) 中古聲母：

幫 p-	滂 ph-	並 b-	明 m-		
端 t-	透 th-	定 d-	泥 n-	來 l-	
知 t-	徹 th-	澄 d-	娘 n-		
精 ts-	清 tsh-	從 dz-		心 s-	邪 z-
照 ts-	穿 tsh-	牀 dz-		審 s-	
照 ts-	穿 tsh-	牀 dz-	日 rí-	審 s-	禪 z-
見 k-	溪 kh-	羣 g-	疑 ng-	曉 x-	匣 γ-
影 ·-	喻 ɟ-	喻 ɟi- ^①			

① 有些人以爲喻三可以跟匣相配而寫作 γj-，這也許是在《切韻》時期以前的情形，到了隋唐的時候顯然喻三已與匣母分離而近乎喻四了，因此我也暫以區別重紐三四等的辦法去區分它。